

名家笔会

小说的当下之困

■ 赵伯涛(海南)

今天小说的困境是人的困境。那么,人的困境是什么?我们能否说,人的困境实在是神的困境。神表达着人的终极思考。当人把思想呈现出来时,昆德拉的上帝在窃笑。人的智慧仿佛太阳下的麦田,奇异地熟了,泛着皮肤般秋天色泽。问题是,时下还有人愿意用小说来酿造思想吗?现实冷酷而艳丽,情节与命运堪使一切失色。有人愿意愈近求远,透过文字来触摸现实吗?那实在地需要隔靴搔痒的雄赳胆识。灵与肉的冲突,人可能会体验在心,盘桓在应对中。强者与弱者的博弈,悬念与谜底的均衡无法触动良知。人也许不屑于以阅读来平息焦虑了,因为无法平息。因为阅读使人逼近他人,而他人创造了焦虑。

人的困境其实是掩耳盗铃式的窘迫。人的存在,需要远离。在时空的规划中,人不再喜欢梦呓式地追问自己:你是谁,你来自何处,你要去何方。你甚至连对别人这样的问题都不屑于问了。萨特就是如此来考究地狱的。因为,现在呵,有什么样的读者会

关心一部作品能够呈现答案呢。因为一部作品首先理当是一个问题。那么此刻,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值得你大声追问的呢?什么是在场的?当下,那超越我们的伟大力量,它被抽离还是被覆盖了?死亡成了不受欢迎的命题。它本如此。对死亡恐惧的免除,不能免除死亡。死亡背后所隐喻的生的希望,还会有故事的手去捕捉吗?在小说的黑洞中,文字与词语像握紧成拳的花蕾,它被季节展开,一片虚空,里面不见有意义的春天。

小说不再描摹时间的老旧了,尽管时间的刀锋留下收割的伤口,你都能嗅到物体断裂的新鲜汁液。秋天颤动在浑浊的风里,田野举起庄稼成熟的造型。小说今天能做什么呢?小说在逃窜。生活席卷而过,许多熟悉的形状和故乡的传说,都裸露而出。那些河床和小芳们都变成一种真相大白。诗意逃逸了,小说扭头跑开,用寂寞牧养着荒芜的草甸。一如克洛德西蒙的现实,清晰、精确,但是空洞寂寞。人物与情节的蛛网,摇摆在风中。空旷带着枯度,脆弱地期待着思想的触角。蛛网是打捞不住海洋的。是的,那些被役使的主人公,不能代表你,甚至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在小说

里诞生前就已经先死去了。不仅仅是阅读者的问题。他们从来都不是问题,读者从来都是问题的答案。人正在渐行渐远,面对生活而离弃想像。生活塑造着自身的源泉和动力。艺术与生活间的关系,暧昧抑或功利了,还是正好相反?生活被小说挤压着,或者小说俯瞰、君临大地?大江健三郎的边缘人物传达的是一种别致的定位:暧昧的世界里,小说的视角平移到了角落。寂寞的人抒写寂寞的人物,交给寂寞的人去读,如此而已。是吗?甚至可以说,你无法关注灵魂。因为寂寞的小说中,寂寞的人没有灵魂。他们扛着臃肿的肉体,像去投递一个硕大空信封。

博尔赫斯努力地用幻想掌控现实。他用失明的目光,看到了人类想像的极端。卡夫卡直达人类想象中困窘的危险局面。小说已经踏遍四野。号召与应答,重复在容器般的山谷。把色彩的笔触交给绘画,把场景和声响交给影视,把诗还给诗歌,把预言给先知。虚构和命题可以拯救作家,但是无法拯救小说。甚至,爱情也不行——世界因为爱情而日益孤独。沧桑的大师们从孤寂的海水中站

立起来,裸露着湿漉漉的身子,他们瘦骨嶙峋。他们使我们看见生活的海很浅,水只漫过他们的脚踝。但是海水很咸,腥涩,苦辣,令人悲伤。所以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小说,今天还可以做什么呢?

看不见负罪感了,歉疚与内省,仿佛一头巨大的恐龙,风干在遗迹中。良知的砂金,不在石砾土屑下面,良知,一息尚存地流淌在淘金者的汗水里。改变,改变了本身。小说日益异变,成了探索者隐秘的私事。如同纳博科夫,如同普鲁斯特他们,乐观地说,小说的存在,旨在使现实崩塌,使存在清纯。存在与小说间势必有一条鸿沟,使得小说的世界平行于生活成为可能。虚构与历史正在平移。思想的感知与情绪的被回忆成为了上帝般的工作。蒲松龄与马尔克斯的世界形成复调的声部。我们用写作来谛听。牢记着我们失忆的所在,寻找着找寻不得的东西,爱着我们倍受伤害的牵挂,走着必须消逝的路径。并且,质询不求回答的问题,期待注定不会明白的答案:你是一头自我放逐的野兽,你来自时间,你要到死亡的背后去?这不重要。这是一个拒绝主流与未流、中心与边缘的时代。你经历着粉碎、解构、超验的词语发现,发现晦暗中的世界在文本上熠熠生辉。这也许就够了。至此,小说终于成了一件多么脆弱、羞怯、自私、骄傲的事情。

邂逅青梅

■ 高丽秋(辽宁)

年少时,姑姑常带我到镇上看戏。舞台上演绎的多是青梅竹马、才子佳人的爱情。台上一波三折的故事,牵着我台下甚至嗓子眼,及至峰回路转花好月圆,豁然觉出青梅竹马真是人生最妥帖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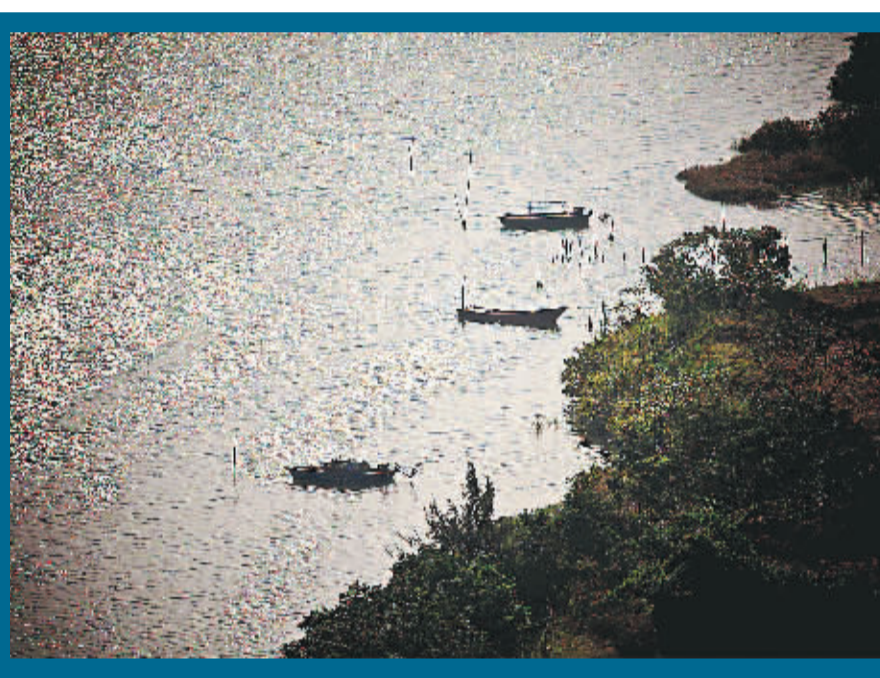
后来在李白的《长干行》中读到了“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如见纯真无邪的美好,尽在竹马上奔走,青梅在清风朗月的居所里,闪出了诱人的绿意。

读这样的诗句时,心中闯进了一个男孩的身影,他文静、博学,有着舞台上书生的风雅。羡慕他在语文课上的真切灼见,崇拜他写出的好文章,内心藏着隐秘的花开小径,默默追逐他的喜忧。暗恋仿佛碧叶间的青梅,凝成一个幽谧的结系在了花季岁月,就似李清照放在《点绛唇》里那一颗羞涩的初心。

多年后,我有缘在江南的一场梅雨深处遇见青青青梅。那天清晨,古道青苔的小巷里迎面逢上一位卖青梅的阿婆。阿婆告诉我这梅子是刚摘下的。我挑了一些梅子,迫不及待放进口里,阿婆马上劝住:“梅子这么吃很涩,回去做成酒才好。”

回到家,我立即满心期待地以青梅酿酒。每见颗颗梅子在玻璃瓶中静静发酵,与它有关的一切记忆就在心中微微荡漾。约闺蜜小坐,开启已酿足了一年的青梅酒,唇齿之间酸涩里氤氲着清香。不觉中和密友再度谈起心中的那个曾经的初恋,记忆那些风清月白的少年时光。如今情缘错落的我们,早已各自婚嫁置身在属于自己的幸福里。

想想,人生总有一段青涩年华,像枝桠间初摘的青梅的味道。甚至那段情、那份爱,也终因不懂放下骄傲而散落天涯。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照样会在经历中慢慢成长,学会了妥协与珍惜。也终于,把那青涩的过往酿成一薄薄酒,在一个人时就着那段岁月浅吟低哦。



海南南渡江风光。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作品

小说天地

甜嫂

■ 弘波(海南)

甜嫂的真实名字叫郭瑞芝。“甜嫂”是三十年前,她嫁到永庆村之后,村里人给她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永庆村的青年陈卫东在省会城市当兵,在他即将退伍之时,郊区一位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他。她不顾家人反对,决定跟随他来到岛西永庆村。不久,他俩结婚了。卫东的父母摆了十多桌宴席,全村人都来庆贺,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婚礼的第三天,瑞芝要跟随家婆到自家承包的责任田里除草,家婆当然不让,瑞芝执意要去,家婆只好顺着她。当瑞芝卷起裤脚走在田埂上时,她那雪白的小腿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有村民说,她的腿好“新”呀!也有人说,这是城里人在乡下作秀。听到这些议论,瑞芝的家婆劝她不要下田里了,但她笑了笑就下去了。

瑞芝从城市嫁到农村,她感到村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和谐,农村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她过得很快乐。让她觉得不习惯的是每天上厕所。村里没有公厕,每天要等到夜幕降临时,她才跑到村边小树林里如厕,有时被人撞上了,十分尴尬。一天傍晚,陈卫东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坐一起聊天,瑞芝微笑着说:“爹,妈,我想在咱家院子猪栏的左侧修建一个厕所。”

“什么?你要在咱家院子建厕所?不行!不行!”家婆不同意。

“妈,您听我把话说完嘛。”见家婆急了,瑞芝走过去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说:“咱祖祖辈辈拉屎都在外面,哪有在自家院子拉屎的。”家婆似乎听不进她的话。

“妈,您让瑞芝把话说完好不好。”卫东说。

见儿子开口,家婆说:“好,你说吧。”“咱们在猪栏和厕所之间挖一个化粪池,把人粪和猪粪收集在一起,然后建个沼

气池,沼气用来照明、煮饭、炒菜,这样,每天就可以节省许多木材。”瑞芝说。

“这事我听收音机里的农村节目说过,沼气池产生的沼液还可以喂猪。”没等瑞芝说完,家公开口了。

听卫东的父亲这么一说,家婆问:“建这么个东西要花多少钱呀?”

“厕所和冲凉房合在一块建,沼气池我过去在家里干过,花不了几个钱。”见到老妈都松了口气,瑞芝高兴地说:“如果您二爹同意的话,我和卫东就抓紧筹办这事。”

经过简单的筹划,卫东负责备砖、水泥和沙石等材料,瑞芝负责组织施工。几天之后,材料备齐了,择良辰吉日,瑞芝家的沼气池和厕所动工了。瑞芝忙前忙后,既组织指挥,又亲自动手砌沼气池,不到一星期,沼气池和厕所全都建成了。听说瑞芝的自家院子建厕所,引来不少村民的好奇和议论。有的说:“拉屎尿尿都在自家院子,不臭才怪!”“这城里人,啥怪事都想得出来!”

面对村民的各种议论,瑞芝并不当回事。在田间地头,在村里,她碰到村里人总是微笑着先与人打招呼,当有人问及她家的厕所好不好使之类的话时,她总是回答,好得很!并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她家参观。久而久之,不少村民主动到她家看看。半年后,开始有农户自己建起了厕所,还请瑞芝到家里作指导。她有求必应,有时白天干活回来,晚上她还挨家挨户指导村民们建沼气池和厕所。一年后,永庆村五十多户人家,家家都建起了沼气池和厕所。这以后,村民们亲切地称呼这位从城里嫁到村里来,时常面带笑容,热心肠的媳妇为“甜嫂”。

瑞芝嫁到永庆村不到两年,庄稼人干的农活,她都干得很麻利,甚至犁田、耙田这些在岛西农村男人干的活,她也学会了。有时天刚蒙蒙亮,她就扛着犁头到自家田里犁田了,不到两个小时,三四分地就都犁好了。这一举动,带动永庆村一带妇女也打起犁耙干活了。瑞芝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身板子显得更加结实了。在农村,除了会干各种农活之外,红白喜事、各种风俗习惯都要学会。瑞芝的脑筋好使,很多东西只要她看过或经历过,哪怕只有一次,她就学会了。前不久,她家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了,她坐在灵柩旁放声嚎啕大哭,哭出的山歌,比山比水,对仗有序,声音娓娓动听。这下子可把永庆村民全镇住了,他们不再把她当作城里人了,在他们的眼里,瑞芝懂知识、有文化、热心肠,村里遇到红白喜事,大家都请她当参谋,出主意,全村老老少少,左



苦乐辩证遐思录

■ 万长松(海南)

△ 自己认为快乐的别人未必认为也快乐,自己认为痛苦的别人未必以为痛苦。

△ 就时间的深度而言,一切的痛苦都是暂时的,同样,一切的欢乐也是暂时的。

△ 人的成熟离不开自身这样那样的痛苦经历。曲折,加速着人的意志的成熟;挫折,培育着人的性格的成熟。把痛苦看作是一种精神财富。

△ 高尚和卑鄙伴随着生命却不来自生命。选择高尚的人也许要经历许多痛苦,但却会得到灵魂的升华和安宁。

△ 痛苦是人生路上的泥土,只有深切体会痛苦的人,才能把泥土掘成黄金。

一个“甜嫂”,右一个“甜嫂”地叫她。

夜幕降临了,劳作一天的村民们早就上床休息了。瑞芝躺在床上收听录音机里播出的农村科技节目,这是她读中学时,家里专门给她买的,多少年了,她一直带在身边。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卫东看见她睡着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录音机关了,并给她盖好被子,熄灯也要睡了。

“甜嫂——甜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俩吵醒了。

“你先别动,我出去看看。”卫东穿好衣服去开门。

“我家小狗仔病得很厉害,抽筋了。”女的说着。

瑞芝初中毕业后,曾自费到卫校学习了半年的医疗护理,后来,她觉得当护士太辛苦,半途就退学当工了。不久,家里的亲戚为她介绍了一位老中医,她跟他学了半年左右,懂一些常见病的防治知识。

瑞芝来到小狗仔家,见小孩躺在床上痛苦呻吟着,瑞芝用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然后伏下身子贴近他的胸部仔细听了听。

“不好,可能是肺炎引起的高烧。现在关键是先退烧,然后马上送到镇卫生院。”停了片刻,她又说:“马上采大青叶、银花藤、鱼腥草来,卫东,咱家院子后面有鱼腥草,你赶快去摘来。”说完她用毛巾泡凉水扭干之后敷在孩子的额头上,先做物理降温。一会儿功夫,卫东采了一把鱼腥草回来了,瑞芝赶紧把它放在盆里洗干净,再放到土罐里煮。十分钟后,她端着一碗鱼腥草汤一口一口地喂孩子,大约半个小时,小狗仔高烧就退了。

“赶快把孩子送镇卫生院,不能耽误了。”瑞芝说完提着手电筒跟着小狗仔家人走了一公里多的山路来到镇卫生院。医生给小狗仔做了检查后,诊断为急性肺炎,并立即给他打了吊针。经过及时的治疗,小狗仔苏醒过来了,孩子的家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以后,村里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感冒发烧或是拉肚子什么的,都上门来找瑞芝。瑞芝是个明白人,看病吃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只要有人来找她看病,她都劝说赶紧到镇卫生院看医生,别耽误了。

周而复始,物换星移,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永庆村的村民已盖起了一幢幢小洋楼,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瑞芝家也是如此。但前几年,瑞芝遭受了人生极大的痛苦和打击:丈夫患癌症离她而去,在深圳工作的大儿子因车祸身亡。几乎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全白了,额头和脸上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当灾难降临时,村民们没有躲避她,他们比平时更加亲近她。村民们自发地轮流到她家陪她,跟她聊天、说话,陪她度过那艰难的日日夜夜。村民们还是那样亲切地称她甜嫂——甜嫂——

椰岛风物

葫芦

■ 吴长辉(海南)

闲来无事,约朋友回乡下老家。驱车在琼岛西南部的国道上,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海洋坡”上牧羊,胸前吊着个葫芦。我便叫朋友停下车来,迎上去。

“大伯,放羊呀!”我大声喊,怕他听不见。
“欸,放羊呢。”声如洪钟,也怕我听不见。
“你这葫芦里载的是什么呀?”
“酒,红薯酒。”
“这么热的天气只喝酒不喝水么?”此时骄阳如火,热浪袭人。

“这葫芦里的酒,既甜又凉,喝了能解渴提神呢。”说罢,他拔开嵌在葫芦口上的软木塞,喝了一口,咂咂嘴。他摘下葫芦递给我,“你也来一口吧。”捧着小巧玲珑的葫芦,我啜了一口,再大喝一口,那甜甜的凉凉的酒味便沁入心脾,顿时,觉得精气神都来了。
久过了葫芦。我已记不清多少年没见过葫芦了,但不禁想起很多与葫芦有关的事来。

小时候,我的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葫芦。前庭后院,埋下种子,发芽后,用竹子或树枝围成篱笆,以免乌鸦猪狗牛吃狗扒。待其茎爬上篱笆后,即用木头和树枝搭成棚架,待茎蔓爬满了棚架,便成了葫芦瓜棚。棚下,阳光斑驳,月光迷离,像一幅淡淡相宜的水墨画。都说瓜棚好纳凉,不管天气有多热,瓜棚下总是凉滋滋的。人们把木板桌、饭桌摆在瓜棚下,该吃吃,该睡睡。

一棵葫芦要结几十个果实,一个二个吊在葫芦架下。趁着嫩时,摘下来吃了。留下几个四平八稳,看上去像端坐着的佛祖的葫芦瓜,让太阳把葫芦里的水和瓢晒干,便成了葫芦。在葫芦顶部锯开一个口,掏出了干的瓜瓤和瓜籽,灌水浸泡,反复搓洗,晒干,便可做器血用了。葫芦大小不等,小者容量1500毫升左右,中者5000毫升左右,大者容量可达1万毫升左右。

那时候,家里用的器皿几乎是陶器和瓷器、椰子壳、葫芦等。葫芦对半锯开就是两个瓢,椰子壳对半锯开就是两个碗。以前,家乡人拿葫芦载粥、载水、载酒。载粥的葫芦口子开大些,约10公分;载水和酒的葫芦口子则小些,3至5公分。人们到野外劳作,早出晚归,一天里靠的就是葫芦里载的东西充饥解渴提神。无论天气有多热,葫芦里的粥都不会变馊,水和酒都不会变质,反而更甜。载酒和水的葫芦的口,一般是用布团或软木塞堵着,而载粥的葫芦因为其口大,所以人们大多用捏成一团的稻草嵌着。于是,家乡便有了童谣:葫芦载粥载草嵌,勺子搅搅捧把盐,试一下,甜还是不甘。吃葫芦粥是不用菜的。

记得读中学时,逢周末和寒暑假,我都会跟着母亲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早上,母亲会把载粥和载水的葫芦分别放在箩筐里,挑着去野外干活。那时,我饿了就吃,一天要吃好几次,就是用椰子勺舀着吃的。快要见底了,勺子难舀,我便捧起葫芦仰着脖子喝,那种甜滋滋凉凉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绿色守护者

■ 黄照良(海南)

题记:1984年,49岁的黎族同胞陈任贤辞去了公职,与澄迈县政府签订了承包加笔村3万多亩封山育林合同,成为全国私人承包荒山封山育林第一人,如今加笔村已成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保护区,被联合国专家誉为亚洲生长最快、恢复最好的次生林。2012年10月陈任贤去世,澄迈县委县政府追授他为“绿色家园的守护者”称号。

在苍山翠绿的怀抱中,在树缠藤、藤缠树的密林里,一首你生前爱唱的革命歌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仿佛还与山间流淌的小溪,一起回荡,一起欢快,那么豪迈,那么深情……

20多年前的一天,你弃官植林,成为全国私人承包荒山育林第一人,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加笔村即传开,你也成为封山育林的耀眼标杆……

20多年岁月的轮回中,你以山为家、以林为业、以绿为魂,用双手和智慧辛勤耕耘,使118座光秃秃的山头,在风雨的洗礼中,渐渐变青、变绿,你用绿水青山诠释着自己铿锵的誓言……

20多年风雨兼程,你爱林如子,每座山、每片林、每棵树、每片树叶都饱含你的深情与不懈追求——

几回回你披星戴月,与同事们挥洒汗水,渴了累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吃野菜、山薯,栽下一棵棵幼小的树苗,用汗水,一滴一滴浇灌与呵护……

几回回你挑灯巡山,冒着危险,挺起胸膛,与毁林盗猎分子斗智斗勇,你刚正不阿,视死如归,时刻守护着心中那片希望的绿洲……

几回回你面对大山自言自语,释放内心的苦楚,有时伤心落泪,有时不得其解,默默地把一个绿色使者的天职与重任,悄悄地告诉眼前那条小河、那棵树、那片林、那座山……

几回回你走东村串西户,与老百姓促膝谈心,你用苦口婆心道明了“护林光荣,毁林可耻”的真谛,使“毁林开荒、放火烧山、滥捕滥猎”的陋习渐渐消逝在山林中……

如今的加笔坪啊,山青翠,水清悠,山花烂漫,蝶舞翩翩,飞禽走兽浑然一体,好一个琼西的“人间天堂”哟……啊,是谁以山为琴瑟,林为音符、绿为旋律奏响人生亢奋的绿色之歌?……

在苍山翠绿的怀抱中,在树缠藤、藤缠树的密林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仿佛还与山间流淌的小溪一起回荡……